



第二章

1

如果信仰只是纸上得来的一些知识的话，那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根本没有活入我们的生命里。

——倪亮

倪胜奇：基督教是先相信再理解，而非先理解再相信。或者说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任何一种信仰其实都是如此。

【注：参考《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安瑟伦著作选集》，P204：主啊！我并不奢想能洞察你的崇高，因为我无法让我的理解力和你的崇高相比拟。但是，我渴望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你的真理，我的心相信并爱着这真理。因为我不是寻求理解以便信仰，相反，我是信仰以便我理解。因为我深信：除非我信仰了，否则，我无法理解《（I yearn to understand some measure of Your truth, which my heart believes and loves. For I do not seek to understand in order to believe, but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For I believe even this: that unless I believe, I shall not understand）》。】

倪亮：你说的相信是什么意思？

倪胜奇：相信上帝本身，相信它的存在，不需要通过任何论证。

倪亮：如果你说的相信是指“相信上帝的存在”的话，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我个人便是先了解到基督教的思维方式，然后再去相信主的存在。而且很多在中年或晚年相信上帝的人，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发现的确有神的帮助，经历了这样一个体验的过程，然后才去相信的。因为如果没有任何经历，没有任何对上帝的了解，在一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很难让人一开始就去相信这些有神的东西。

倪胜奇：但信仰也不仅仅是靠着理解就能达成的。

倪亮：当然是，我一开始就走入了“理解”的误区，就是想去理解圣经，但这个东西不是像知识或者道理那样是可以讲得通的，心灵中的东西不是可以讲道路、讲对错的。

倪胜奇：但我们基督徒的普通聚会，很多时候只是在尝试“理解”圣经。理解圣经的逻辑是：我们来看圣经中的某个人物，他怎样怎样敬畏上帝，最后有什么好的结局；又有个什么人物，他怎样怎样背叛上帝，最后有什么坏下场。其结论就是我们要来敬拜上帝。【注：参考倪胜奇《上帝与撒旦》】

倪亮：我觉得聚会主要是大家对平常生活的一个总结，以及在弟兄姊妹的带领下，对于一些信仰问题有个更深的了解。但是最重要的功课还是在平时的每一件小事里面，都可以获得生命的成长。如果信仰只是纸上得来的一些知识的话，

那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根本没有活入我们的生命里。如果没有知行合一，信仰都是空的东西，没有实际。

对于信仰，主要工作在平时里由我们自己和神来沟通，自己来完成。而聚会是大家共同交流、学习的定期活动而已，它的确占有一定地位，但不应该把它作为我们属灵生活的主要活动，我是这样理解的。

倪胜奇：我们这里的教会已经有点“仪式化”了。

倪亮：什么是“仪式化”？

倪胜奇：比如聚会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流程：掰饼纪念主以及敬拜父。因为基督耶稣为了拯救人类，最后钉十字架受难了。如今需要纪念耶稣之死，于是用面饼预表其身体，葡萄酒预表其血，我们先祷告，然后来掰饼，然后喝葡萄酒，这就是整个纪念主的流程；而敬拜父就是大家唱诗祷告感谢上帝把它的儿子耶稣基督派到了人间。这被认为是聚会最重要的两个流程，你甚至可以不参加其余的活动。我们教会里的高中生因为学业紧张，因此一天的聚会就来半个小时，就是为了参加这两个活动，参加完了就马上回家。而不是来听分享或者来祷告，而仅仅是为了把这两个仪式走一下。而我从外地回家，教会里的长老们最关心的不是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否更亲密了，是否有所经历，而是问你是否坚持掰饼纪念主这一仪式了。

倪亮：你高中的时候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倪胜奇：是的，只呆半天。但我心底觉得纪念主和敬拜父像两个固定死板的仪式，我挺不喜欢的，我比较喜欢听讲道和分享。

倪亮：我觉得对于中国的高中生，一个是没有文化的土壤，另一个教育水平还不是很发达，都是比较 naive 的，对他们来说讲信仰还是很难的。

倪胜奇：每星期都做一遍同样的事情，而这件事从我 11 岁就开始做起，你觉得我对这种仪式不会感到一点的厌烦？

倪亮：虽然我没有受洗，但设身处地的想，我也是对这种仪式会有反感的。但我却比较理解这种仪式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教会毕竟是一个团体，作为一个团体，如果要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必须要有一系列自己独特的组织形式。就像佛教信徒得去上香之类的，甚至是像中共这样的政党组织，也会有入党宣誓、每个星期写思想汇报这种形式。

倪胜奇：这都是宗教，而不是信仰。正直的佛不在于你是否去上香，而在于你的心诚。若佛通过一个信徒是否去上香来判断其是否虔诚，那这佛未免也太肤浅了。【注：关于宗教和信仰之区别，参考倪胜奇《小议信仰与食品安全》：我之所谓信仰，并非基督教、佛教，并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它超越了一切的意识形态。在克里希那穆提那里，到达宁静的爱，形而上的单纯。退一步，形而下的讲，它就是人们心中真善美的共性，那些东西，也许是自由，也许是平等，也许是博爱。也许，这就是无数仁人志士愿意抛头颅，洒热血的原因。另请参考倪胜奇《关于共产主义、宗教及其他》，克里希那穆提《生命之书》】

倪亮：不是，我说的上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我接触到一些农村地区基督教传教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如果相信了上帝，就会身体健康，就会走好运嘛。【注：话者本人有一些经历，其余可参考知乎“中国农村基督教的现状如何？”问题下的答案】这是宗教在社会底层或者是思想还不太开放的地方的一种传输形式吧。

倪胜奇：我指的是宗教信仰一旦落入了某种形式，往往让人感觉反而远离了其真谛，而是在守律法，守教规。耶稣一再批评的法利赛人，在外面遵守所有的教规以及仪式，懂得很多宗教知识，但却和信仰无关，和生命无关。【注：参考《圣经：马太福音 23 章》】

2

或许事实是，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

——倪胜奇

倪胜奇：稻盛和夫也是基督徒吗？

倪亮：不，他皈依佛门了。佛教我自己了解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它讲的一些东西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说因果报应，就是说你今天所有的状况都是有原因的，而你这一刻做出所有的事情都会影响未来的后果。佛教也批判人的欲望，人灵魂中的贪婪，嗔怒，还有痴。【注：大成佛教提的六波罗蜜：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意含六种度我们到彼岸的方法、道路的意思】

倪胜奇：对，佛教讲因果。至于批判人的欲望，天主教中也有七宗罪：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色欲、暴食。

倪胜奇：你觉得《圣经》以外有上帝吗？

倪亮：对我个人而言，上帝是宇宙中比较伟大的一种力量，代表着真善美。说实话，我不是非常相信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之子来到了人间，还来收门徒、行神迹这些史实，我不太确定这些史实是否发生过。但是在我们的聚会中，我们对圣经中人物经历和选择的那些解读；圣经中对于爱和善的定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磨练自己的心灵，这些东西是我可以接受的，也是我自己认可的。

倪胜奇：那你感觉上帝是在身外呢，还是上帝在你内心？如果是在身外，也就是说上帝独立于人而存在，那么就有很多人一起来认识敬拜同一位神的可能性。如果在内心，那么每个人只可以有上帝，也许它和其他人的上帝有相似之处，但对每个人来说他们的上帝只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是独特的。

倪亮：就我现在的状况，我自己也说不太准。但我觉得基督教强调的上帝是在身外的。我们人类无论怎么样做都没办法媲美上帝，但是我们可以追随它。而

佛教禅宗的观点是：人人皆可以成佛。就算一个普通的人，他的身体中也有佛性。因为真善美的意志是蕴含在宇宙万物中间的，只要通过修炼，人人都可以成佛。比较这两种观点，我觉得第二种说法更接地气，更能给人信心。

倪胜奇：如果光说基督教中的上帝，那么这个上帝肯定是身外的上帝，基督教的就是希望所有人都通过圣经来认识同一个上帝。

倪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倪胜奇：我已经从寻求身外的上帝转向了寻求内心的上帝。以前我希望世间存在一个善良的意志，来保护善良的行为，来审判罪恶，但我个人的经历告诉我这样一个存在于宇宙中，超越人类的善良意志似乎并不存在。我们所能够拥有或者寻求的，仅仅是内心的慰藉，或者是一种个体生命的状态。

如果是外在的神，那么“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一论点就变得非常重要，上帝是统领全人类的上帝；而如果是内心的神，这一点就不重要，上帝只是我们自我对话，自我忏悔的对象。

倪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上帝是内在的。

倪胜奇：基督教苦苦坚持的“上帝创造世界”这一真理，在科学面前已经失去了说服力，更像是当时的人们对世界起源的朴素认识。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认识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或许事实是，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就像孟德斯鸠说的那句话：“如果三角形有上帝，那上帝就会有三个边。”【注：参考倪胜奇《哲学思考其二》】：

人是无知的，为此上帝成了全知。

人能力的有限，为此上帝成了全能。

人性之中有恶，为此上帝成了全善。

人生在世有限，为此上帝成了永恒。】

倪亮：我个人不太纠结于“上帝是否创造了世界”这个问题。因为我一开始也不是非常相信基督教里所说的上帝创造了世界。我觉得上帝更是内心上的一种力量，它是对心灵的一种修炼，而又不是方法那么简单，因为带有非常大的神秘性。唯心主义吧，勉强用唯心主义来理解。

倪胜奇：驱动人们去拥有信仰的力量也许是人们心中想寻求依靠和安慰。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但他认为这种对苦难的抗争不过是一种“鸦片”，【注：参考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纲要》】

3

我相信基督是因为基督融入我的生活，能让我像一个人一样真正的活着，活出人的尊严，活出一种高贵的生命。

倪胜奇：宗教应该教会人思考而不是盲从，但有时宗教会很可怕，像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庭因为科学家的发现违背了其所谓的教义，就直接把这些科学家烧死。【参考：雾满拦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倪亮：这让我想到了阿克顿勋爵讲的“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看来宗教也逃脱不了这一点。

倪胜奇：一群人为了自己的狂热而否定他人思想的自由。亵渎上帝的不是科学家，而恰恰是这些声称捍卫真理的教徒们。

倪亮：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一种狂热，你觉得在文革的时候那么多惨剧发生只是因为信仰的狂热吗？只是因为当权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吗？我并不觉得是这样。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很多教士自己生活的样子是一个信仰者的样子吗？我看那个时候宗教只是一层外衣而已了。所以当宗教组织，演化成政权的时候，它跟根据某种学说而组织起来的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

宗教的来源是信仰，而人类因为信仰的力量，真的可能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来。我觉得这一点神秘性，使它和一些学说，比如马克思主义，有了明显的区分。

倪胜奇：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成为一种信仰。再比如纳粹的种族主义，同样可以让人不去怀疑的相信，让所有人在从事这些活动时被一种崇高感所包围，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为了实现某个伟大和神圣的事业而奋斗。这也许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媚俗”？说到否定他人思想的自由，我想到了宗教徒总有的传教热情，因为我相信，所以你也相信。

倪亮：。。。是吗？

倪胜奇：是啊，我们教会非常鼓励大家去传教。而中国的教会就是西方传教士漂洋过海传进来的。我们教会也有很大的热情往中国内地的一些省市去建立教会，传教被视为教徒一种天然的责任。你相信基督再来论吗？就是基督教宣称的基督要再次降世，来审判所有人。

倪亮：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相信神只有一个，基督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对于神的描述，以及教人们怎样去认识他的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近它。现在的我并不相信基督再来论，这些“神以前在地上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将来会做什么事情”等倾向于历史陈述的说法，我不太相信。但是每种信仰中所蕴含的思想，我是相信的。

倪胜奇：我和你一样，也不相信基督再来论。但我们团契的一些信徒，包括很多活出基督生命的信徒们，是相信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基督还会再来的。

倪亮：可以这样理解，我相信基督是因为基督融入我的生活，能让我像一个

人一样真正的活着，活出人的尊严，活出一种高贵的生命。但是，基督教在让我拥有信仰的同时还打包附赠一些产品，什么“教皇是上帝的代表人”、“先知有多厉害”，再加上一些教会的历史，什么“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啊，这些打包的东西我就不太相信了。

倪胜奇：哈哈，你直接把握了信仰的核心。

倪亮：我觉得在神化一些历史事实或者一些历史人物的同时，信仰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了。王阳明不是说过：“心外无物”，心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相信的本来就是唯心的东西，为什么要去和唯物层面的历史人物挂钩呢，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

倪胜奇：但我们团契的分享者通过圣经，通过分析里面历史人物来让我们认识上帝，同样很有启发啊。

倪亮：的确很有启发。我不是否认他们存在的意义，我只是比较怀疑真实性。我觉得圣经中的种种历史可能只是为了传达这样一种信仰或者理念而讲出的一些故事，这样讲会不会比较大逆不道啊？

倪胜奇：我认为圣经中的历史是的确发生过的，比如说谁做王了，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打仗了，犹太人又被哪个民族征服了等等。但历史人物和上帝之间发生的故事，比如扫罗不敬畏神最终战死，大卫敬畏神才迎来了以色列国的盛世，谁知道真正的情况是怎样呢？也许只不过是教徒们生硬的将所有历史事件和上帝挂上了钩而已。

倪亮：恩，是的。你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让我想起常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圣经是谁写的？或者是佛经是谁写的？它们真的会是神亲手写下的吗，或者是神派下的一些使者写的？但是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它们中间蕴含的生命，足够我们学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也许当我们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在这之前，不要局限于某一个组织而去排斥其他的思想，这样并不好。

倪胜奇：我有一种被裹挟进了教会的感觉。它在你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你的父母、亲戚、教会的组织者们，全都在监督着你，希望你维持种种既定的仪式。但事实上信仰应该是很私人的事，每个朝圣者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如果你参加我们这里的教会，会发现你已经被困在一个组织里了，不得不去参加它的仪式，而且在仪式的过程中感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有些压抑，因为宗教中存在着种种不可被质疑的真理，就像你说的，为了避免被称为“大逆不道”，你要说一些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其实我还是我，不过是我的生命境界改变了。

——倪胜奇

倪胜奇：耶稣的生命的的确很伟大，但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还是只是另一个被世人毒死的苏格拉底？【注：参考何怀宏《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倪亮：其实我祷告时一直把耶稣当一个人来看待。

倪胜奇：一个人？是指普通人呢，还是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代名词？应该是后者吧？

倪亮：是的，就是神只有一个，我信仰的哪个，它叫什么我不需要管，叫不叫耶稣我也不知道。

倪胜奇：教会总是讲耶稣是如何为所有人从天庭来到人间，然后最终被钉了十字架，而他的死就是为了完成全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救赎。可我很难相信这个救恩的核心理论。

倪亮：其实你讲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等这些故事都是我理解的“史实”。就是它说好了一个故事，让你去相信。【注：参考电影《Zeitgeist: The Movie》2007】

其实在聚会的过程中，我会下意识的忽略这些史实的真实性考量，不把它放在太核心的位置。我觉得真正核心的部分就是教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去一步一步打磨出自己的灵命。

但你看耶稣钉十字架，从基督教的整个教义来说，它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他牺牲了，我们才有理由去像他那样无私的奉献，去学习他的生命。

倪胜奇：耶稣应该是一个历史人物，有人说他是医生，所以可以医好很多疾病，但和神挂上钩就成了行神迹嘛。就像现在我们的农村里也常常会冒出个神童，老百姓会传说这是菩萨下凡，可以包治百病，所以都来朝觐他。

倪亮：所以我才认为释迦摩尼说“人人都可以成佛”比较接地气。他的意思是：他的出身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世俗的凡人。他的确可能智慧比较多一点，开悟非常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跟他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基督教就不一样了，我们最多只能做神家里的仆人，没有说可以和神平起平坐，或者是做神的朋友和兄弟，必须是它比我们长一辈，我们是要侍奉他。

倪胜奇：我理解的神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臣服于他。就连基督教的神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倪亮：恩，做朋友名义上可以，但是谦卑是必须的。

倪胜奇：耶稣的死很伟大，值得我们尊敬甚至学习，但需不需要把他纳入一种宗教体系中去崇拜他呢？就是把他的死说成是上帝派来的，以拯救全人类为目

的的。

倪亮：我觉得对于基督教来说，这个是必须的吧。如果你把耶稣这个成分给否定的话，基督教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就会垮掉的，它的很多东西都会讲不通。但是的确加入耶稣的话，信仰的真义就会失去了几分。只能说是个人选择吧，在我个人的信仰体系中，我是把这些“史实”排除了的。和你一样，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来看待，一个灵命高于我们的人。

倪胜奇：在我眼中，耶稣仅仅是个先知式的人物在世间布道提醒世人，有时还像个“愤青”一样指责世人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和孔子很像，他们都传播自己的道，而且有一班门徒和学生。你看孔子的学生子路，和耶稣的门徒彼得，我觉得这两人太像了。只不过我们把孔子视为圣人，而西方把耶稣抬升到了神儿子的高度。

认识或者理解神，不一定要通过《圣经》，其实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很多历史故事是相同的，甚至历史人物都是相同的。【注：参考《〈古兰经〉与〈圣经〉人所不知的神奇渊源》】

倪亮：这一点我赞同。

倪胜奇：教会中盛行的代祷，就是把你的事情交给其他弟兄姐妹，叫他们也像神祷告，以便愿望的达成。难道上帝施恩是在于向它祈求的人数吗？这种做法如果有意义，那也只是给当事人一种心理安慰，实际上上帝完全不需要通过其他人的祷告才会和他发生联系。你觉得呢？

倪亮：上帝当然不需要其他人的祷告才会和我们发生联系。因为如果上帝是唯一的神的话，它和世界上的一切都有联系的方法。可以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结果，都是在他安排底下进行的。我们祷告就是想得到一些结果或得到一些改变，其实这个方面的选择在于我们自己。祷告的意义是倾听上帝的声音，倾听灵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去完成我们想要做到的事。

但是，比如说我有一个事情搞不清楚，我想请我们团契一个生命更为成熟的姊妹为我祷告一下。然后她回来转告我上帝对她说了什么，在现实中这种方法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以我现在的灵命，有些东西我看不清楚。而我和这位姊妹信仰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相似性，所以依靠她的经历，她灵命的深度，我觉得这种代祷会有一定帮助。

倪胜奇：结果究竟取决于人，还是上帝？

倪亮：关于结果取决于人还是取决于上帝，我觉得稻盛和夫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在这里引述一下：人生的结果由两条线决定，命运是一条经线，因果律是一条纬线。在你出生的那一刻，由于你出生的家庭、城市，实际上你以后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人生脱离命运的轨迹，是因为因果法则这个力量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善行有时不立即产生善果，那是因为命运的力量在干扰。”

但因果的法则会强于命运的法则。比如说相对于北京的同龄人，你的命运里少了去北大的可能。而你付出努力，根据上帝的因果律，让你得到一个改变命运的结果。这中间人自己的选择非常重要。你可以选择上帝，也可以选择撒旦。上帝非常美妙的一点就在于它不会干涉人的决定，它只是在根据一个因而设定一个果，有怎样的结果输出看人自己的选择。【注：参考稻盛和夫《活法》】

倪胜奇：我想起一件事，运动会的时候我想让上帝帮我跳远拿到第一，结果我没拿到，这个结果是上帝决定的呢，还是我的运动能力决定的？

倪亮：我觉得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你已经足够努力，已经不能做到更多。那说明的就是西财的运动水平比你想象的要更高，你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收获你想预期的结果。。

倪胜奇：所以改变这件事需要的是我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更多的依靠上帝。

倪亮：恩，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你想得第一的愿望还不够强烈，没有强烈到让你付出不属于任何人的努力。

倪胜奇：但你发现你的对手同样没有付出比你多的努力，只是凭借着天赋，却战胜了你，你怎么看待这种结果呢？

倪亮：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倪胜奇：。。。但还是值得我们去奋斗。【注：海明威语】

倪亮：当然，只有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中，才有人的升华。

倪胜奇：传教士们当解释不清楚教义的时候，就会说神的道高过人的道，你想不通，自己向上帝祷告去。就像人造出了机器人，机器人却不能理解人一样，上帝造了人，人却没法完全理解上帝。可人却偏偏有这种好奇心，想解释清楚上帝，这就走入了一个悖论，你在尝试解释一个本身无法解释的东西。可就像你说的，不解释清楚，怎么让人去相信呢？

但佛教却给了人成佛的可能性，就相当于每个人心中都有上帝——都有一点良知，一点对真善美的追求。

倪亮：对啊，佛教说万物中间都有佛性，它强调的是万物身上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样解释听上去有点圆滑，比较能让底层人民理解吧

倪胜奇：其实心中的佛性就是心中的上帝。团契的姊妹也说过，信仰的最高境界是用耶稣的生命替换自己的生命，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就也是神了？因为基督教中，神、耶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这就是佛教意义上的成佛，一种生命境界的替换。所以两者是一致的，都是“天人合一”！

倪亮：不，我觉得佛教在这一点上并不能和基督教类比，因为佛教对于信仰的理解和基督教是有很区别的。对于活出耶稣的生命和成佛，可能他们的境界是不分轩轾吧，都是脱离了人本能的欲望，但他们两个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不

完全一致，这导致了它们所表达出来的生命形态应该也不太一样。

禅宗把生命的境界分为“小我”、“大我”、“无我”。小我是纯粹自我中心的自私境界，而大我则是把我的身心世界扩展到整个宇宙，因而爱人爱物如爱小我一样。而最高境界是无我。在这种境界中一切差别对立完全取消，人才能真正从烦恼中解脱。按照佛教的说法，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同天境界、基督教的人神合一、印度教的梵我合一，都还在第二境界大我之上。【注：此段引用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

倪胜奇：基督教的最高境界不也是“无我”吗？圣经的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把我的旧生命替换成耶稣的生命，“我”就已经没有了。

倪亮：你觉得这种境界你想得到吗？

倪胜奇：其实我还是我，不过是我的生命境界改变了。

倪亮：这句话说的真好。

倪胜奇：善哉。